

敦煌文献中的春节习俗

□ 刘 婷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

春节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，自古以来便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民族情感。而敦煌文献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载体，为我们揭示了古代敦煌地区春节习俗的丰富内涵和历史演变。在敦煌文献中，我们发现了不少关于春节习俗的详尽记载，这些记载如同一扇扇打开的窗户，让我们得以窥见古代敦煌地区人们是如何庆祝这一盛大节日的。敦煌文献中的春节习俗不仅体现了对中原传统习俗的继承，还融入了西域文化、宗教特色等元素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，既保留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，又展现了敦煌地区多元文化交融的特点。

一、春节的历史起源与演变

春节是中华民族最为重要的传统节日，俗称过年，一般是指农历正月初一，广义上则是从腊八或者小年开始，一直到元宵节结束，都为过年。春节起源于人类的原始信仰和自然崇拜，最早可追溯至上古时期的岁首祭祀。在那个遥远的年代，人们通过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，祈求新的一年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，以此来表达对自然的敬畏与对生活的美好期望。这种习俗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逐渐演变成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春节。特定的节日有特定的习俗，尤其是春节这样重要的日子，更是在漫长的历史中演变出来丰富多彩的仪式与习俗，如守岁、拜年、贴春联、放鞭炮等等。

“春节”这一名称其实是辛亥革命之后才定下的，古代的春节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称谓，先秦时期叫“上日”“改岁”等；两汉时期称“三朝”“正日”；魏晋南北朝又叫“元日”“元辰”；唐以后多为“元旦”“元日”，且一直沿用至清。辛亥革命以后，将中国农历正月初一定为“春节”，而“元旦”则成为了公历一月一日的称谓。

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有立春的说法，而从节日和节气的关系来看，春节的形成也与古代立春节气的产生有着必然的联系。先秦时期作为年节礼俗的酝酿期，当时人们出于驱鬼逐疫、酬神纳吉等目的，便有了每年固定时间举行的雩祭、立桃人等习俗。此外人们还会在岁尾年初扫尘、宴请聚会，《诗经·豳风·七月》中就有“穹室熏鼠，塞向墁户，嗟我妇子，曰为改岁，入此室处”^①，说的便是古人为过年所做的准备。

汉魏时期，社会稳定，经济和生产力都有了进一步发展。再加上二十四节气的确定和太初历的颁布施行，春节的各种仪式和习俗也趋于定型。例如除夕会举行驱傩仪式；元日则有盛大的朝会，百官觐见、赐酒设宴，步骤严谨、礼仪庄重，这些在《汉官典职仪式选用》《后

^①《十三经注疏·毛诗正义卷八·豳风》，中华书局，1980年，第391页。

汉书》等文献中都有记载。民间更有立门神、放爆竹、聚会、饮椒酒等习俗。正月初一“长幼悉正衣冠，以次拜贺。进椒白酒，饮桃汤。进屠苏酒，胶牙饧。下五辛盘，进数于散，服却鬼丸。各进一鸡子。凡饮酒次第，从小起。”^①之后的正月十五上元节，也要祭祀神明，开放宵禁，通宵张灯结彩。广义上的春节到这一天之后才算结束。

唐宋时期，由于社会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都得到了蓬勃的发展，进入了黄金时代，春节的习俗也有了相应的变化，更为丰富多彩。关于唐代春节相关的文献记载有很多，《新唐书》《旧唐书》《唐会要》等史籍都有详尽的介绍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从唐代开始，春节就被定为了法定假日，法藏敦煌遗书 P.2504《天宝令式表残卷》中有“元日、冬至并给七日，节前三日，节后三日”。由此可见，唐朝时就已经有“春节黄金周”。宋代的《东京梦华录》《武林旧事》《老学庵笔记》《梦粱录》等更是记载了颇多春节的各种仪式习俗。其中《东京梦华录》更是详细描述了北宋都城汴京在春节期间的各种庆祝活动。

唐宋之后春节习俗在前代的基础上趋于稳定，宋元之后相较之前变化较少。《典故纪闻》《万历野获编》等都有关于明代元旦皇帝赐宴的记载。还有如腊八节，宋代以前有腊日节和腊八节两种节日，宋之后腊日节逐渐衰落，人们开始只过腊八节，尤其明代腊八节的内容已经发展得极为丰富。明清春节的活动更是多种多样，热闹非凡。

二、敦煌文献中的春节习俗

敦煌文献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遗产，为我们解释了敦煌地区春节习俗的独特风貌。在这些珍贵的文献中，关于春节习俗的记载颇为详尽，向人们展现了一幅生动的历史画卷。

（一）腊八

广义上的春节可以说从腊八就开始了，腊八节最开始是佛教的节日，取自佛经中“牧女献糜”的典故，相传释迦牟尼六年苦修，日食一麻一麦，身体虚弱，这时有一个牧女给他献上了乳糜，释迦牟尼在河中沐浴全身后接受了食物，之后便在菩提树下静坐，最终在十二月初八这天成道。腊八节这天寺院都会举行隆重的纪念仪式，僧人们也会食用特制的饮食，这饮食“就是有佛经中提到的‘乳糜’传承而来，将油、面、梨、酥、诃黎勒等食材烹饪食用，具有疗愈疾病的功能”^②，后来逐渐演变成了腊八节喝粥的习俗。此外，腊八节还会举办成道会，僧人也会在这天沐浴、制药，当晚佛寺还有燃灯活动。这些在敦煌遗书 P.3103、S.4663、P.3671 中均有描述。

除了腊八节当天外，腊月还有许多活动，大多融入了佛教的成分，敦煌民俗学研究专家谭蝉雪在《唐宋敦煌岁时佛俗——八月至十二月》中提到了“藏钩之戏”“诸巷道场”“结坛转经”等相关习俗。

（二）除夕

^①〔南朝梁〕宗懔撰，宋金龙校注：《荆楚岁时记》，山西人民出版社，1987年，第7页。

^②敦煌研究院编：《敦煌岁时节令》，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，2022年，第273页。

除夕夜作为一年中的最后一天，在当时最为盛大的便是驱傩活动。驱傩活动历史悠久，其核心便是“驱鬼逐疫”，唐时驱傩仪式的场面更加宏大，但在功能上却向着娱乐性的方向转变。敦煌遗书中关于除夕驱傩活动的记载有许多，P.2569v中就有“驱傩圣法，自古有之。今夜扫除，荡尽不吉，万庆新年”；S.2055《除夕钟馗驱傩文》则是介绍了驱傩活动的场景，还表达了对新年的美好祝愿。此外，驱傩过程中还伴随有专门的音乐舞蹈，比如P.3270写卷中第三首《二郎伟》“八方总来跪伏，猱狻蹈舞殿前”，以及P.3856、P.4976等写卷中以“音声”作为标志语的驱傩词。敦煌驱傩仪式中的傩神除了钟馗、白泽等这些传统神怪外，还有佛、道、袄等宗教角色，上面P.2569v“今夜驱傩仪仗，部领安城大袄”，安城大袄即是袄教中的神祇；甚至不乏敦煌本地三危山神、金鞍山神，更甚者“敦煌傩中还把归义军领袖比附为‘上方菩萨’作为现实化的傩神加以颂赞”^①。总之，敦煌地区岁末的驱傩包含了多民族多宗教的文化元素，“既是一种传习相沿的古老礼仪，又是民间风俗和宗教信仰的一种表现形式，同时，也是全民性大规模文化娱乐活动。”^②

除了全民狂欢性质的驱傩活动外，除夕还有守岁的习俗，家中彻夜点燃烛火，欢聚宴饮。

（三）春节

正月初一作为岁首可以说是春节中最重要的这一天，仪式活动也是多种多样。

1. 桃符题辞

古人认为桃木可以驱鬼，先秦时期便有立桃梗、桃人的做法，后来慢慢发展为在桃符上题辞，多是祈福禳灾的祝祷之语，也是现在大家看到的春联的前身。现今已知最早的桃符题辞来自于英藏敦煌遗书S.610，写卷正面为《启颜录》，背面文书被谭蝉雪命名为《桃符题辞》，杨琳先生在2011年发表的《敦煌文献〈春联〉校释》一文中重新定名为《春联》。文献有桃符题辞十三对，共127字，“岁日：三阳始布，四序初开”中的“岁日”便是元旦，也就是书写的时令，后面的“立春日”也是如此；“三阳”指的是正月，“四序”是指四季；“福庆初新，寿禄延长”“年年多庆，月月无灾”等皆为祈福祝愿之辞，最后还要“书门左右，吾侪康哉”。S.610这一写卷将此前已知最早的春联从五代后蜀孟昶的“新年纳余庆，嘉节号长春”提前了二百多年。

2. 履端之庆

履端就是元旦，即正月初一，正月亲友间的聚会庆贺都称为履端之会。聚会期间人们会写书信拜贺、互赠礼物，S.5636《新集书仪》中的《岁日相迎书》记载“献岁初开，元正启祚。入新改故，万物同宜。共叙芳年，咸欢丽景。聊陈薄酌，用解旅情。便请此来，下情所望。谨状。”书仪就是书信的范本，当时敦煌地区流行各种书仪，既有来自中原的书仪，也有敦煌本地的；《新集书仪》出自晚唐敦煌节度掌书记张敖，属于敦煌的本地书仪，在当地传抄广泛，表现了当时人们相邀共饮庆贺新年的习俗。S.6537v《大唐新定吉凶书仪》则为中原传入，其中的《祠部新式》中就有关于岁日赏赐屠苏酒、五辛盘等的记载，“尽管文中的赏物之举，可能为中晚唐朝廷节日赐物的写照，但其中节日赏赐思想、习尚及物品，在敦

^①任伟：《敦煌傩文化研究》，兰州大学博士研究生论文，2017年，第59页。

^②李正宇：《敦煌傩散论》，《敦煌研究》1993年第2期，第121页。

煌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”^①。此外，在节日期间还流行下级官员向上级官员进献礼物的“贺节之仪”，S.76写卷背面的《长兴五年（934）正月一日行首陈鲁侗牒》就记载了这位名叫陈鲁侗的乐队行首在岁日向当地官员进献的内容。这篇牒文之后还抄写两则茶陵县令的献物状，详细记载了其所献物品为鸡、鹅、米、面和蔬菜类等土产。

春节期间的庆祝活动当然少不了载歌载舞，P.3272《丙寅年牧羊人兀宁牒状》就提到了“定兴郎君踏舞来”，可知敦煌元旦有踏舞的习俗。

正月初一对于敦煌的官员和普通百姓来说，是宴饮、拜贺，欢聚庆祝的日子，同时也是宗教庆祝的日子。这天是佛教的“十斋日”，僧侣和佛教徒们会礼佛、转经、祈福；道教也会举行斋醮活动。

（四）正月十五

正月十五又称“上元节”，上元节有燃灯的习俗，敦煌地区的上元灯会场面极为盛大。敦煌的上元燃灯一般分为民俗和佛俗两种形式，S.2832《诸杂斋文范本》中“十五日，初入三春，新逢十五。灯笼火树，争燃九陌之时；舞席歌筵，大启千灯之夜”，可以看出上元节燃灯的盛况，民间甚至有“元宵灯会，长安第一，敦煌第二，扬州第三”^②的说法。敦煌遗书中还有许多关于燃灯活动所消耗物资的记载，如S.1316《某寺油面破历》中“又油贰胜（升）半，充十五夜点影登（灯）用。”P.3490v《油破历》“油贰（升）半，正月十五僧官往东窟兼燃灯用”等，可以看出上元节燃灯所需物资众多，甚至民间还有专门的燃灯社，如P.3434v《社司转帖》“社司转帖。右缘年支正月燃灯，人各油半升，幸请诸公等，帖至，限今月二十卯时，于官楼兰若门前取齐。”从侧面印证了上元节燃灯的盛况和百姓的热情参与。

除了上述习俗外，敦煌地区还会在正月里举办许多赛神活动，赛天王、赛袄、赛金鞍山神等等，由于赛神活动不独在春节进行，在此便不多叙述。

三、敦煌地区春节期间的饮食习俗

由于佛教对当时敦煌地区的影响，敦煌文献中关于春节期间的饮食相关记载多与此有关，例如P.2642《年代不明（公元10世纪）诸色斛斗破用历》：“（十二月）廿九日，本酒两瓮，岁节用。”还有S.1519b《辛亥年（891或951）十二月七日后某寺直岁法胜所破油面等历》中“（大岁日）又酒肆瓮，诸和尚节料用”等，可知寺院僧人们在春节期间会“解斋”，饮食相对会好一些，还可以饮酒。期间僧人们还会在官府走动，“向官员贺岁，在大岁夜还要祭奠亡故的和尚”^③。正月初一这一天，寺院还会造食纳官，P.2838b载“麦贰斗，油壹升，纳官造岁盘用”。除此之外，敦煌地区春节期间的饮食习俗在文献中很少见到，只在除夕驱傩仪式相关的写卷中有所反映，如P.3270《儿郎伟》中“新妇驰聚厨舍，娘子钉豆（短）牙盘。金丕（杯）银椀齐把，酒瓮像似甘泉”。当时中原地区的一些春节习俗如饮屠苏酒、食胶牙饴等随中原文献的传入（S.6537v《大唐新定吉凶书仪》）也影响着敦煌地区的饮食习俗；

^①朱国立：《晚唐五代宋初敦煌节日研究》，兰州大学博士研究生论文，2018年，第33页。

^②李明伟：《丝绸之路与西北经济社会研究》，甘肃人民出版社，1992年，第242页。

^③高启安：《唐五代敦煌饮食文化研究》，民族出版社，2004年，第376页。

另外，敦煌饮食中的“胡风”明显，胡饼的种类也是多种多样，除此之外，敦煌地区的饼类主食还有几十种。可以想见，敦煌地区春节期间各类宴席上饮食必定是琳琅满目、丰富多彩。

总的来说，春节期间的敦煌地区除夕时有热闹的驱傩仪式，“钢头银额”“身总豹皮”；晚上家人欢聚一堂、宴饮酬和，彻夜燃烛守岁。正月初一在门两侧写好春联，希望今后可以“年年多庆，岁岁无灾”，之后扶老携幼去拜年，席间饮屠苏酒，吃胶牙饧，唱歌跳舞，好不热闹。欢庆的氛围一直持续到正月十五，盛况空前的燃灯建福，让人们在“灯燃千树”的莫高窟流连忘返。

地处丝绸之路交通要道的敦煌自古就是多民族杂居的地区，节日习俗中不可避免的会受到其他各民族的影响，比如祆教随着粟特人的到来在敦煌区流行开来，赛祆甚至成为了当地的民俗，每年的正月都会举行赛祆活动。但总体来说，无论是春节还是其它年节的活动习俗，佛教的因素无疑占据大部分，“特别是 8 至 10 世纪，敦煌则基本上是以佛教为主体意识形态的社会。佛教融入敦煌社会之中，所有社会活动无不打上佛教的烙印。”^①

综上所述，敦煌地区作为丝绸之路的交汇点，既与中原、西域地区的习俗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还有多种宗教的融入，形成了敦煌地区多民族多文化相互影响交融的独具特色的春节习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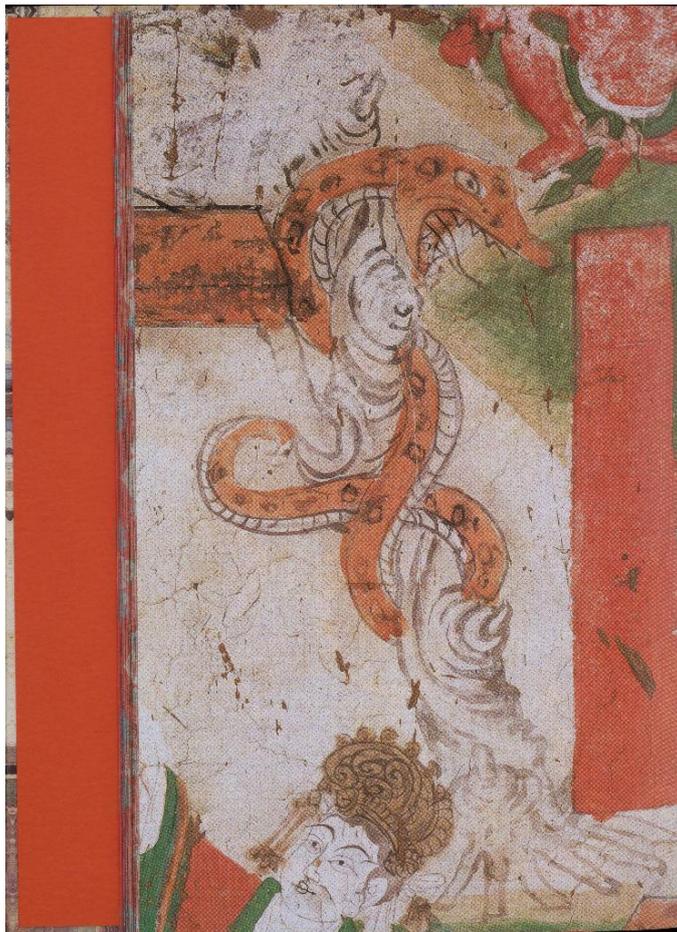


图 1 五代榆林窟第 16 窟大蛇（劳度叉斗胜变局部图）

^①马德、王祥伟：《中古敦煌佛教社会化论略·引言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2010 年，第 1 页。